

世界史纲^上

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

〔英国〕赫伯特·乔治·韦尔斯 著
吴文藻 冰心 费孝通 译

THE OUTLINE OF HISTORY



Herbert George Wells

世界史纲^①

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

THE OUTLINE OF HISTORY

〔英国〕赫伯特·乔治·韦尔斯 著
吴文藻 冰心 费孝通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 / (英) 韦尔斯(Wells, H.G.) 著；
吴文藻，冰心，费孝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7

书名原文：THE OUTLINE OF HISTORY：
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
ISBN 978-7-5447-5467-5

I. ①世… II. ①韦… ②吴… ③冰… ④费…
III. ①世界史—普及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6868号

书 名 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
作 者 [英国] 赫伯特·乔治·韦尔斯
译 者 吴文藻 冰心 费孝通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冯旭梅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63.5
字 数 733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467-5
定 价 8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世界史纲》编著的经过和宗旨^①

1 本书是怎样编写成的

这部《世界史纲》最初是在1918到1919年编写的。分册出版时各附有插图，1920年详加修订，合并成全书重印。1923年（1月）为了再版又一次严格修订和重新编排，1925年重新发行一个修订的和附有更丰富的插图的版本。1930年发行的是全新版本，多处经过重新编排和重新编写，并增加了许多新的材料。这个版本1939年又进一步经过修订。

推动一个作家在1918年去尝试编写一部世界史是有许多原因的。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末、最赋人、最令人感到幻灭的一年。到处是罕见的匮乏，到处是悲痛的哀悼。死亡和伤残的总人数高达好几百万。人们觉得面临着世界事务的危机。他们过于疲乏和悲痛，无意去考虑错综复杂的前途。他们弄不清楚他们究竟

^① 现在这个中译本，是根据原著 1971 年增订版重新译出的。这一版除修订了一部分韦尔斯著作中已过时的材料外，还增加了主要是第一次大战后到 1949 年的部分，即第八编的第三十九章一部分和第四十章。但为了尽量保持韦尔斯原著面貌，这个中译本把增加的第三十九章、第四十章全部略去了。

本书译者除已署名者外，还有邝平章、李文瑾、陈观胜、李培莱、徐先伟、李佩娟参加了翻译工作。地图的翻译工作由闻宥、陈佳荣担任。地图和若干表解的绘制工作由王传纪、杨节铿、何春风、皇崇尼和党力文担任。

地图和插图均据原书，书中方括号内的文字系译者所加。

是碰上了一次危及文明的灾难，还是面对着一人类集团生活新阶段的开始；他们用了如此直截了当的非此即彼的简单眼光来看待事物，他们一直抱着希望。关于可能发生的国际政治的新安排，关于废除战争的国际条约，关于国家之间的联盟、民族之间的联盟，议论纷纭。每个人都是“从国际的角度来思考”，或者至少试着这样做。但是有一种普遍的认识，到处觉得对于这样突然地和悲剧性地落到世界上这些民主国家头上的许多重大问题的要害所在是了解得不够的。“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们问，试图从有关萨拉热窝的争端和比利时的“一纸条约”的背后去查究引起这些事情的更广泛、更深远的原因。这次跨越莱茵河的悲剧性的仇杀的开端是些什么呢？为什么它竟会影响整个世界呢？为什么日本在半个世纪之前还是个诗情画意的地方，还是个浅薄手笔下的传奇世界，还是个几乎和另一个行星一样遥远的诙谐喜剧的乡土，而现在却正以巨型战列舰在地中海上巡逻呢？为什么沙皇帝国会像梦一般的消逝了呢？土耳其其实说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君士坦丁堡在世界上这样重要？什么是一个帝国？帝国是怎样开始的？是什么使德意志从多种多样的小邦转变成一种侵略性的意志和权力的象征，并使人类的一半对德意志的威力产生恐惧呢？

人们，男的和女的，试图回忆他们在短短的学生时期从学校里学得褊狭的历史，他们发现那无非是一张枯燥无味和部分已忘掉了的各国帝王或总统的名单。他们试图查阅这些事件，面前是浩如烟海的书籍。他们发现，他们是被人蒙上了民族主义的眼罩来学历史的，除了自己的国家之外，一切国家都视而不见，现在他们突然发觉周围光辉夺目。这使他们在确定所讨论的各事件的相对价值时特别困难。许许多多的人，世界上一切有识之士，当然——他们并不是已经受过专门训练的——多多少少有意识地在寻找整个世界事务的“诀窍”。事实上他们为了他们自己所用，都在头脑里即兴地编写着世界史纲。

作者在任何专业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自从他一生事业的开始起，一直在编写他自己私人的史纲。他经常对整个历史和缔造历史的普遍动力神往不止。这是他的癖好。即使在他还是一个爱好自然科学的学生时，他常保有一本阅读历史的笔记。他出版的第一本小说《时间机器》（1894），是关于人类命运去向的异想天开的一种推测；《当睡着的人醒来时》是对我们文明发展的生动

形象的夸张；《预测》（1900）是想论证当代潮流某些可能的后果。在他所写的许多书里，例如《辉煌的研究》和《不灭的火焰》中都缀上了小世界史纲的花饰。因而当他碰到战时思想动乱的时候，他即使不是特别有了准备，至少也是特别倾向于对过去的和现在的事物采取一种通观全局的看法。在他开始编写这部《史纲》以前的一些时候，他曾从事于研究战争善后问题和创立一个国际联盟的计划；那是在已故的威尔逊总统接受那个建议以前的那些日子里。做这样的工作就必然要参与各式各样的宣传团体和会社的争论及组织活动。在这些集会上的讨论十分生动地显示出在一切政治活动里一个人对过去的看法是极其重要的。的确，一个人的政治活动岂不就是他对过去的看法在行动上的表现吗？所有那些对国际联盟的各种计划感兴趣的人，他们的思想是乱七八糟的，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人类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曾经是什么，因而将会是什么这些问题，只有一些极为模糊的、异样的和杂乱的臆度。很多情况是异常精确的专门知识却和对一般性历史的最粗浅和最幼稚的臆度结合在一起。

对作者来说，似乎越来越应当把地图和笔记收集在一起，比过去更有系统地进行阅读，把那些对他还是极为模糊的历史问题搞个清楚。当他着手这样做时，就清楚地看到，要是把他私藏的关于历史概要的备忘录，变成一种提供给比自己更忙碌和经常被别的事务分心的人们使用的普通读本和手册，这会比越来越没有希望地纠缠在未必会产生世界联盟的那个不可能出现的宪法的争吵上有益得多。他越是打算对人类在时空中所处地位的现有知识写个评论，越觉得承担这项任务困难、引人和欲罢不能。

一开始，他打算总的回顾一下欧洲的统一体；对罗马体系的兴亡，对帝国这个观念在欧洲顽固地存留下来，对不同时期所提出的统一基督教世界的种种计划，列出一份提要。但是他很快就明白，没有任何真正的罗马或者在犹太从头开始的事物，也没有可能把这个故事局限于西方世界。这些都不过是一出巨大得多的戏剧里较后的一幕而已。他发现，这个故事一方面把他带回到了在欧洲和西亚的森林里和平原上的雅利安人的起源时期，另一方面又把他带回到了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一度曾有人类生息而现已淹没了的地中海盆地的那些早期文明。他开始认识到欧洲历史学家怎样严重地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

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他开始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遥远的古代怎样依然生气勃勃地活在我们的生活和制度里；看到如果对人类集体生活的早期阶段没有一些了解，我们对今天的不论是广泛的政治、宗教或社会问题的理解就会怎样地浅薄。这里也包含着对人类起源的一些了解。

当他思索推敲怎样编写这部《史纲》时，这部《史纲》本身就已伸展和扩大了。有一个时候，他面对这不断在扩展着的工作的史诗般的无边天地犹豫了起来。他追问自己，这项工作由一个历史学家来做，比起由一个迄今不是写推论性的论文就是写小说的作家来做，是否会更好一些。但是现在似乎又找不到哪一个历史学家能够这样肤浅——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能够这样广博和这样浅显，以致可以概括这个计划的浩大的领域。

现今的历史学家大多是些学究气十足的人，他们唯恐有微小的错误，而宁可使历史互不连贯；他们害怕写错一个日期，遗人笑柄，甚于害怕作出可以争论的错误评价。这样做是正确和应该的，在一个匆忙和轻率的时代里，所有专心从事工作的人们应当遵循一个要求精密准确的严格标准。但是这种要求细节上准确的高标准，使我们无法从历史学家那里找到我们这里所需要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任务，而是一件苦恼的工作。从他们那里可以得到的只是积累起来的资料，而不是装配和聚集好了的成品。他们现在确实已给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益于学家们的卷帙浩瀚、手笔众多、观点繁杂、神旨意趣各个殊异的杰出的和可贵的编著。但这些宏伟的功绩，对于在人生旅途中过往的普通公民来说，为了日常的目的，在感染力和应用的便利上都和卷册可以满架的百科全书并无二致。

在美国诚然可以找到若干有用的小本世界通史，著名的如鲁宾孙和布雷斯特德合著的古代和近代史，以及赫顿·韦伯斯特的和W. M. 韦斯特的类似著作；但是这些作者的对象是中等和高等院校，而不是普通读者。F. S. 马文的《活着的过去》又是一本值得钦佩的关于思想的进步的论文，但是没有提出多少扎实的事实。接受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纲的这项任务，对任何已经成名的历史学权威来说，确会意味着危及学术名望的灾难；即使作出了这个许诺，普通读者要读到这部书，也还是要等待很多年。然而，本书作者的地位却有所不同。他在性格上和

意愿上与学术界的尊严相隔有如他与公爵的爵位一样遥远。这使得他能引起公众对历史的兴趣，而不致像一个公认的权威那样会招来任何尊严和荣誉上的损失以及恶意批评的危险。不受触犯是他的一项可喜的特权；他是一个文学上的贝都因人，旷野是他的家，除了自己的姓名，不知道有更值得骄傲的称号，唯一可以想象到的荣誉是他自己的人格。冒失地忽略了这个或那个专家所垄断的这个或那个珍贵的项目，也许会引起他们的震怒；但这也没有多大关系。他能毫无愧色地去利用标准读物和普通可以查阅到的资料；他甚至无须佯作新颖的发现或独创的见解；他所要做的较为简单的事是收集、安排、衡量人类的伟大惊险经历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方面，然后动笔写下来。他没有给历史增添什么内容，至少他希望没有增添什么到历史里去。他只不过为大量的资料作一个摘要，其中有些是很新的资料，他是以一个通俗作家的身份考虑到其他像他自己一样的普通公民的需要而这样做的。

然而，这个题目是这样的辉煌灿烂，以致任何一种写法，不管多么不出色，都不可能使它完全失去它固有的所向披靡的瑰玮和庄严。这部《史纲》如果有时写得吃力和可怜地不足，却也有时似乎有它本身的计划和它自成的体系。它的背景是深不可测的奥秘，群星的谜团，无可量度的空间和时间。出现了生命，它为获得意识而奋斗，结集着力量，积聚着意志，经历了亿万年代，通过无数兆亿的个别生命，直到它抵达今天这个世界的可悲的纷扰和混乱，这个世界是如此地充满着恐惧，然而又如此地充满着希望和机会。我们看到人类从孤独的开端上升到现今世界友谊的黎明，我们看到一切人文制度的生长和变化，它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变化得更加急速。这场表演在一个极大的问号上结束。作者只是一个导游者，他把他的读者最后带到当今的边缘，各种事物正在前进的边缘，然后在读者身旁站住，轻轻地向他耳语说：“这就是我们的遗产。”

这本《史纲》不过是对过去百年内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胚胎学家和任何一类博物学家、心理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历史研究者的大量活动所揭示的现实的初始图景加以通俗的叙述。如果认为它在任何意义上超过了这一点，那将是荒唐的。历史学在一个世纪以前只是些书本上的东西。钻书本的历史学家现在相当勉强地和冷淡地承认，他的地位只是对广阔的整体提供可疑的

文件罢了。

我们的《史纲》描绘了这幅巨大的图景。这是作者尽了最大的努力描绘的今天所见到的这幅图景的情形。但他是在他本人的局限性和他的时代的局限性下写作的。这本《史纲》是一部适合于现今用的书——它并不奢望成为一部不朽的著作。它不过是一种通俗的叙述。这部1931年的《世界史纲》有朝一日将跟着它以前的几版一起进入旧书箱和垃圾炉。更有才能的手笔，具备更充分的资料 and 更丰富的工具，不久就会用更美妙的词句写出崭新的史纲。本书作者会觉得比起他自己所写的这部《世界史纲》来，更喜欢读的那部将是2031年的史纲；不但阅读，甚至会带着更大的好奇心去仔细地翻阅它的插图。

所有我们这些人，如果通过某种奇迹，能得到一部2031年写的世界史纲，我猜想，一定会一开始就翻看最后几章里令人吃惊的插图，然后去阅读和这些插图相配的正文。多么惊人的大事呀！多么难以相信的成就呀！但是，随后，至少本书作者会翻回到前面那些章节去看一下这本书里所讲的故事有多少依然幸存。

大概前面那部分的总的轮廓大体上还是相同的，但是会有千百条现在还不知道的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以及现在还想象不到的许许多多关于人头骨、工具、被埋没的城市、消失了和湮灭了民族的残迹的引人入胜的新发现。中国的和印度的故事将会更加确凿，也许在质量上还有所不同。关于中亚，会知道得更多些；哥伦布以前的美洲或许也是如此。查理曼和恺撒仍然会是历史上的大人物，一些较近的巨人，例如拿破仑，可能已被缩小到不甚重要的地位。

2 本书编写的方法

1930年修订本的主要目的是使这部《史纲》更为简单和易读些。

作者已经说过这部书是怎样地从笔记和地图发展起来的，他得承认当他现在翻阅早期的几版，分卷发行的初版和1920年成书的初版时，不能不感到笔记的意味实在太浓厚了。许多没有消化和不协调的资料都被放在附注里；踌躇不决、模棱两可、谨小慎微的词句实在太多；叙述有时也很混乱。他所采取的方法自然会

导致这些结果。他请了四位主要助手来帮他工作，他们是雷伊·朗凯斯特爵士、吉尔伯特·默里教授、哈里·约翰斯顿爵士和欧内斯特·巴克先生。他请他们做阅读和资料来源的顾问。此外又在这一点或那一点，这一地区或那一地区上请求渊博的学家们的帮助和指教。例如丹尼森·罗斯爵士、克兰默·宾先生和傅斯年先生，在有关中亚和中国方面帮助极大。查尔斯·辛格博士在古典科学上提供了极有用的资料，约翰·L. 迈尔斯教授是地中海地区考古学珍贵资料的提供者，菲利普·古达尔拉是作者有关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欧洲政治的顾问，如此等等。J. F. 霍拉宾先生专长于政治及商业地理，不仅是本书插图绘制者，而且更是本书的合著者。还有其他许多人不惜为本书耗费时间和提供知识，全部名单已见于过去几版书中；对于他们，令人犹豫的是究竟应当表示感激他们，还是应当避免连累朋友。每章都是先由作者起草，打印好多份，分送给所有可能给予帮助的人，请他们随意在上面挥写、评论或提出严厉的批评。作者于是在受过惩戒、指导之后，在毁伤和宰割过的原稿前坐下来，重新开始逐章编写。最后的校样又分发给主要的帮助者和其他任何对所述那一段历史时期有兴趣的人们。

这样的方法使得所引用的名称、日期等等的正确性得到了保证。但是作者虽在所有事实问题上绝对忠实地听从他所请教的这班老师们，而在表示意见的地方他为自己保留了作出个人判断的充分权利。结果是在密密麻麻的附注里，甚至在正文里，引入了各式各样活跃的争论。例如，对普通雅典人和伦敦佬在道德和智力的素质上进行比较时，作者同吉尔伯特·默里教授发生了争执，虽则作者承认这位教授对于雅典人的素质是完全熟悉的，而作者对伦敦佬的判断仍要保持他有自己看法的权利。关于格莱斯顿的教育是否健全的问题，作者同默里教授和巴克先生之间还有一页左右的争论。同欧内斯特·巴克先生还有种种持异之处。作者认为拿破仑一世的“伟大”是荒谬的和简直是不现实的迷信。他认为事实本身对此作了说明，在这本《史纲》的适当地方将以相应的篇幅举出这些事实。拿破仑是个具有墨索里尼那样品质的人，在智力上还不如拿破仑三世。但是巴克先生却不能接受这个鉴定。他写道：“请记下我的反对意见。”于是在附注里就这样记下了。哈里·约翰斯顿爵士的弱点——或不如说是他过分的优点——在于把众所周知的历史上的名称作出怪僻的、无疑是正确的拼写。他把Solomon写成Shelomoh

和把Hebrews写成Ibrim，这些对于普通读者似乎会是困难和混乱的。这个问题也反映在附注中。

这些附注对作者和他的朋友们有如家常诙谐一般，是用来逗笑的，本书扉页上四位主要帮助者的名字既和作者的名字一起列出，表示了他们的支持和在某种意义上的保证，这些附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们对于大部分读者是会令人迷惑和腻烦的。附注、出处和条件的说明，对于一本写给学生们阅读的书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这本《史纲》却是多余的，作者现在承认，甚至有点矫饰的。这一版里他们感激的心情免除了四位主要帮助者所担负的一切以后的责任。他们的名字从扉页上消失了。他甩下了他的领航员。他们曾替他把舵驶过了危险的浅滩，曲折的水道，达到他现在的自由和信心。受过这样的帮助，又这样地解放了出来，作者才有可能在他们的恳切关怀下，简单明了地叙述这个伟大的故事，并作出最充分的评价。

1930年版是这本书第六次完全重印的版本。第一次分卷发行的版本一章一章地受到超过十万读者的检查。有许多人写信来提供了意见，指出了微小的错误，提出了有意思的论点。所有来信都系统地处理了，这使本书第一次印的一卷本在细节上受益匪浅。那一版也在大量读者中流通，单在美国就发行了25万册，从而又得到大量的订正。那一版也引起了许多有分量的评论并出现了若干批评性的小册子。第二次一卷本的1923年版，即本书的第三版，获得了第二次广泛审阅的好处。除了细节上的修正之外，第三版的章目还曾经过重新编排。有一段时间，作者总觉得他关于雅利安文化的叙述提得太早，并在文明的发展中低估了非雅利安民族所作出的贡献。为了纠正这一缺点，他把前几章的次序更动了。他又加添了有关林肯和美国内战的更加丰富的内容。1930年版又进一步有所增添和修订。清除了附注和枝节，写得比前几版较为明确、流畅和衔接。合著者的争论再也不能从幕外听到了。作者希望，它最后清除了学生笔记的痕迹，而明白、简单地成为一部《世界史纲》。

本书的读者对于这里所引用的史实、名称、日期都不必怀疑——这些是经过检查和修订的考验的。这部书曾受到过严格的批评，但在它一般的正确程度方面从没有过批评。即使像贝洛克先生那样的一个惯于和作者对抗的人也承认它

有这个优点。异议发生在关于给予这部分或那部分的比重，这个文化的影响或那个文化的重要性。本书虽则充分叙述了希腊的科学，虽则把希腊思想的发展作为人类发展的主要方面，但是由于忽略了荷马和希腊生活审美的方面，还是引起了某一类的古典学家的愤怒。还有很大一部分意见是出于用拉丁的框框来看世界，他们对于即使简单地提到了例如拜占庭、波斯和中国等体系的相对大小、存在期间和影响，也会恼火。罗马在近代文学和评论中依然是富有侵略性的，依然打算把非拉丁的空间在画面上缩减到最小的限度。武断的自由思想者认为不应把耶稣当作是一个真实的人；伊斯兰教信徒大声疾呼，反对把他们的教祖们处理得太平常了。共产主义者感到生气，因为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没有被用作整个故事的基础。许多人在他们头脑里有着可以说是唯物主义的神学，他们看到大量堆聚和积累的有关人是禽兽的后裔的证据感到不那么舒服。即使这是真实的，他们也觉得十分沮丧。这些批评是难免的。没有什么办法足以避免或满足这些要求。

面对这些态度和异议，人们认识到几乎每一个人在头脑里都已经有了有一种没有表达出来的世界史纲；对他的世界，他在这个世界里的地位，都有已经就绪的解释，并用来拒绝这种看法，采取那种看法；多多少少清醒地在用这些半埋藏的偏爱来鉴定我们的说法。作者自然也有自己的见解和偏执，但是读者绝对找不到一个作家没有这种个人品格的。绝没有一本写出的世界史纲是没有倾向性的。在这里，有如在任何一种叙述性的和报道性的书里，读者必须记住，就像一个审判官或者一个陪审员那样必须记住，陈述他所见到的事情的这个见证人是个人特点的。这里所要声明的是，这个见证人将尽他最大的努力，从他的观点上，对在他面前展开的这幅时间和命运的宏图，作出一个公正的和诚实的概述。

3 关于某些删略和增添

对这部《史纲》前几版的评论里常常反复抱怨它没有注意到艺术特别是音乐的发展，人类知识和社会权力的成就讲得相当长，但是几乎没有提到人类对美的有意识的追求的出现和扩展。1930年以来即作出了满足这种指责的尝试，加上了

若干节的篇幅来记录艺术家、诗人和富于想象力的作家是怎样在人们的生活中出现的。但是任何音乐或其他艺术的“历史”限度是很狭隘的。人们可以记下新的形式、新的方法、新的工具的出现，但是要体验富于想象性的艺术则只有通过去听、去看或者去读它。我们并不计划为名家和杰作编个目录，来帮助读者去叨唠那些伟大人物的名字。

文物发掘者的进步使本书的增添成为必要。目下作者已难于赶上发掘者的铲子。此外，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叙述必须加以严密的检查，战后的一部分须重新安排，部分要重写。这是以前几版最薄弱的部分。这时代的激励人的希望和压力距今太近了，以致无法写得严谨。这个结尾和本书的其他部分很不匀称；其中写的劳合·乔治的演说，爱尔兰斗争的背信弃义，联合劳军协会里无名将军们的讲话都隐隐显得过于多了。有些像小册子作者的东西、有些像党派性人物的东西都掺了进来。后面这一部分删略得很多，对世界展望的更为恰当的分析作了一个新尝试。需要重新考虑的不只是在政治这个领域。世界财政和经济的困难的性质现在比1929年危机之前已经远为明白了，这方面也需要很慎重的修订。

赫·乔·韦尔斯（1939）

4 1949年的修订

以上几节保存了韦尔斯的手笔，只在由于过了一些年头有些不易明了之处略有改动。他曾打算进一步严格地加以修订。有时，一如序言里所说的，他增添了好几节文字，使《史纲》一直写到最近，但这些是插话性的和有缺点的，对此他也许已经感觉到。的确，他留下了一部已着手在修改中的稿本，其中凡是大约在1930年以后的事都在“目录”里一笔勾销了。他所作的详细改动当然都编入了我的修订本内，其中最有意思的是那些表明他对俄国革命的看法的改变。有些较刺目的形容词被删掉了。

在我的修订中，到 he 已作出重大删改的时期为止，实际上找不到什么需要作

重要改动之处。凡是在这个时期以前我必须有所改动的都是由于我们的知识有了选择的余地，并不是由于有什么错误。冥王星和若干人类化石被发现了，不列颠的女王不复是“印度女皇”了，因而有些字句要变更一下。我能说的就是这些，这部巨著的纪念碑式的坚固品质已由时间来为它作出了见证。

近年来，我自然需要再作一些改动，但是我经常力图记住，凡是有可疑之处，读者想要知道的是韦尔斯的见解，而不是波斯特盖特的看法；由于这个原因，我有时就得让那些并不是我自己的判断留着不予改动。我也得重写被韦尔斯大笔划去的那些章节的全部。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注意到，第三十九章第七节的大部分和第九节、第十二节的全部都是我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叙述也完全出于我的手笔，其他部分基本上是韦尔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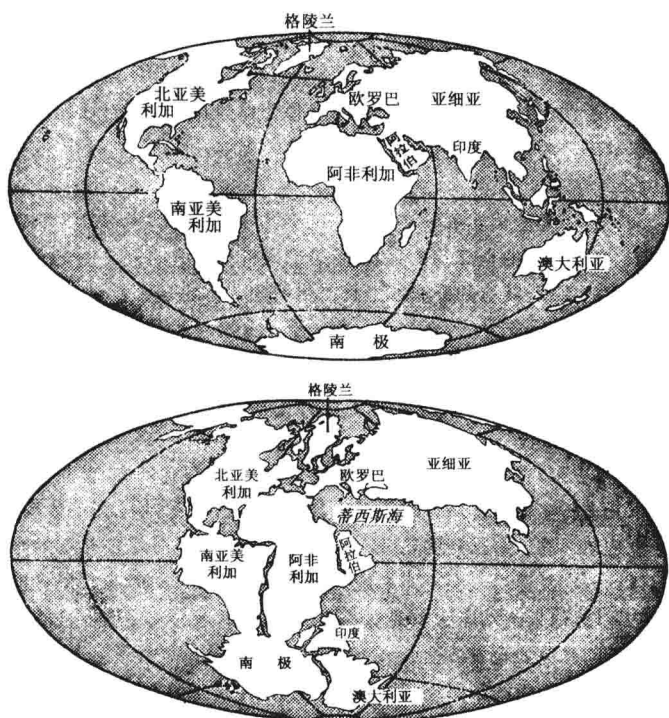
R. W. 波斯特盖特 (1949)

5 以后的几版

《史纲》曾在1956、1961年修订过，一直写到最近。现在1969年又进行了修订。我在末后几次修订中得到G. P. 韦尔斯的协助。他是赫·乔·韦尔斯的儿子，学动物学的。他担任了前几章的修订——广义地说，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以前的时代。像我自己一样，他只改动原文中的事实部分和在最近的发现使得这些改动不可避免的地方。

1969年版的第四十章，除了关于当前的“爆炸”的第二和第三两节是G. P. 韦尔斯写的之外，都是我自己写的。当然，在定稿前我们对各人的稿子都经过相互批评和讨论。

R. W. 波斯特盖特 (1969)



大陆漂移示意图

今天的世界和两亿年前的世界可能的地形(修饰过的同域投影)。有些权威会把下图中的南极洲和澳洲所形成的那一块反时针方向倒转90度,把印度塞在非洲较现图更靠北的位置。两图转录自J. 图佐·威尔逊的《大陆漂移》(1963年4月),美国科学公司版。

雷蒙德·波斯特盖特在1971年3月去世前校对过这一版的清样。除了利用延迟出版的机会又在一两处补上最新的东西外,本书是按它1969年夏季脱稿时的样子印行的。

G. P. 韦尔斯 (1971)

目 录

导 言 《世界史纲》编著的经过和宗旨	1
1 本书是怎样编写成的	1
2 本书编写的方法	6
3 关于某些删略和增添	9
4 1949年的修订	10
5 以后的几版	11

第一编 人类以前的世界

第一章 空间和时间中的地球	2
1 人的时空观念的大扩展	2
2 宇宙空间中的地球	4
3 地球已存在多久?	7
4 在众星中还有其他世界吗?	8
第二章 岩石的记载	9
1 最初的生物	9
2 大陆漂移	14
3 自然选择和物种变迁	15

第三章 生物和气候·····	19
1 生物和水：水生植物·····	19
2 最早的陆生动物·····	20
3 生命为什么必须不断变动·····	24
第四章 爬行动物时代·····	26
1 低地生物时代·····	26
2 龙·····	31
3 最早的鸟·····	31
4 艰苦和死亡的时代·····	32
5 毛和羽的最早出现·····	36
第五章 哺乳动物时代·····	38
1 生命的一个新的时代·····	38
2 传统进入这个世界·····	39
3 大脑成长的时代·····	43
4 世界重入逆境·····	44

第二编 人类的形成

第六章 猿和亚人·····	46
1 人类的起源·····	46
2 最早的工具·····	50
3 亚人化石·····	51
第七章 尼安德特人——一个已绝灭的种族（旧石器时代中期）···	55
1 人这一属的出现·····	55
2 5万年前的世界·····	56
3 尼安德特人的日常生活·····	59